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清風閣

第四回 小繼落院施錢 大理因嫖訓子

詩曰：宿盡閒花萬萬千，不知終日伴誰眠。
雖然枕上有情趣，睡到天明就要錢。

話說孫小繼在司房，辦理公務，並無舛錯，足不出戶，小心勤謹。他此時腰內頗有積聚，總有百餘金矣。別人的銀子，他有本事賺下來；就是有承刑事件，人來會話，都是他會了，故此打人照面別人不知，以及同事有了怨聲，又見他有銀子在腰內。小繼自持其能乾，時刻將銀子叫人代他稱，如波斯獻寶一般，稱過他又收起來。如此不止一次，不覺習以為例。司房內就有兩位同事恨他不過，只得暗地裡害他才好。二人商議，必須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。

約有幾日工夫，那一天，小繼正在忙寫案卷，一刻不暇。

外面來了一人，驀然喊了一聲：「孫大爺！忙得很你！」孫小繼說：「你是那一個，我認不得你。」那人說：「孫大爺，你如今財忙，如何認得我這窮鬼？」那人將小繼拉到避靜處去說：「前日有一位新到的二姑娘，慕你大名，說孫大爺很好。今有些破落戶據著他，二姑娘特著我前來請你，不知可肯賞光否？你同我玩一回去，包管沒人擠你。」孫大爺說：「我有事，此刻不得工夫陪你去。我沒曾玩過，可好玩？」那人回言：「很好玩，就如雲裡霧裡一般。」小繼說：「你先在茶館等，我把公事辦完就來。」小繼說：「你先去！」隨即將公事辦清，回家換了一身華服。俗說道，為人只要好嫖，好賭，好穿，好吃，一點不錯。他又到司房叫了一聲。「諸位老伯，小姪今日到城外會原告說話，猶恐老爹問我，早則今日就回，遲則明日早回。」同事中並無疑惑孫小繼說謊，況他又說得圓，眾人信以為實。

孫小繼失於檢點，中了圈套了。此時他命官以入了，消耗神，撮弄他銀錢空了，所以，將來自有一番口舌，以及斷送了頭，人倫顛倒，皆由今日起。

再講孫小繼到了得勝居茶館內，與那人吃過茶，會過茶錢，二人一直奔院內，見了保兒，細說一遍。

再言孫小繼到了院內，吃茶之後，從裡面走出了一位二姑娘，他打扮得裊裊妖妖，猶如仙子臨凡。此刻小繼魂都不在身上了，只見二姑娘身子苗條，瓜子臉，穿一件楊妃色胡縐夾襖，天青寧細背心，內襯松花綠棉襖，下繫生色裙，白綾襪套，銀紅鞋，剛剛不大不小三寸，上倩的富貴不斷頭滿幫花，內拖大紅鞋邊，倩花褲腿。

於是，坐在小繼旁邊談心：「聞得大爺之名，久已要奉請，又恐不賞光。今日尊駕前來，真是三生之幸也。」

不談他二人談心，再言保兒吩咐人到外面辦了茶點，又吩咐辦酒菜去了。不多一會俱已齊備，請小繼吃了茶點，又到中飯時候，他二人就在房內吃過中飯。不多時候，將又天晚。擺上酒來，二姑娘與小繼對酌，百般賣弄。於是酒畢，他二人用水洗臉，吃茶。他二人相好的很，恩愛非常。小繼今日忘卻回去，就在二姑娘處祝彼此拴上門，上牀顛鸞倒鳳，百種恩情。

小繼今日初到煙花，欲情憑意玩耍，不覺歡娛，早又到金雞三唱，天又大亮。保兒端了兩碗水燕湯，前來與他二人吃下，復又躺躺，起來，用水淨面，吃了茶，吩咐媽兒辦早點。二姑娘梳洗淨面，孫小繼在旁觀看。他收拾打扮已畢，二人出得房門，叫人泡蓋碗茶來，吩咐裝點心盛粥。二姑娘問：「大爺，今日中上，喜吃什麼菜，叫人辦去。」大爺說：「隨便。」二姑娘吩咐：「買母雞，用湯汁氽大潮魚，熱切火腿吧！」大爺說：「很好！」他二人又到房中。二姑娘說：「今日無事，何不請我們家兩個姐妹前來陪大爺投擲骰子，把消時盡。」小繼聽說，點點頭，就有人取了骰盆子，擺上桌子，叫了人去約二位前來陪大爺。誰知不是姐妹，就是那半夜回來不點燈，早出晚歸。大爺是初走煙花，如何曉得？各人坐下，連大爺四位。大爺見不是姐妹，他又在二姑娘面前點過頭的，不好推辭，只得就桌坐下，打底轉流擲骰。此刻，二姑娘在小繼旁邊幫小繼。

不一會工夫，小繼贏了他們大錢四十八千，還有零碎銀子有十多兩。來的兩位輸了錢，有了氣，連酒飯都不吃，他就去了，不提。

再言孫小繼此刻心中歡喜，進房擺酒吃飯，安歇。到了次日黎明起來，早有昨日輸錢之人，久已前來，復又續賭。到中飯時候，孫小繼輸去了昨日四十八千，連銀子一齊都完了。俗說：「贏錢是輸錢的後門。」他終日迷戀煙花，忘卻老爹教訓，放之肚外。再者，二姑娘百般周全，以及要東要西，又不能回，只好各處想空法。院中姐妹，不時前來同小繼戲笑玩耍。

此時小繼把衙門辦公事付於九霄雲外，他就猶如做了神仙一般，將自己積聚百有餘金，盡行花費乾乾淨淨。一住約有十餘多日，未免手內空空，又同外人借貸銀兩。先前是九五扣，三分起利。借過了銀子，他又到院中來。此時小繼被二姑娘纏住，連公事也無心去辦。況借人之銀，容易用去，又在煙花中費用。俗語：「花錢是無底深坑，屋脊上支鍋，衝家後門。」

又借，起利不只三分，處處是重利。後來，又無處騰挪，連六折加十的利錢都借高了，到院中來用。沉煙花妓女，眼睛是天平一般，見大爺手內空空，所來的銀子大約皆是借的，要想起逐客之計，說：「我要嫁與你為妻，不願在煙花久留。愛大爺種種之情實，真捨不得，願跟隨大爺做鋪蓋被人。我身價若干，不過三百金。除中人使用，大約共要銀四百金。你就救我出煙花，我同你做個長久夫妻，百年偕老，豈不是好？」小繼癡心，過了一夜，枕上百般恩情，一個說天長地久，一個說海誓山盟。

到了天明回來，與人商議借銀，那裡有人借銀與他？況連腰內零用錢不得了，只好到了家中，與老媽將工食借去用了，並同孝妹妹借了一付墜子，都當掉了。又到院中，二姑娘見小繼，說：「你待我心不真。俗語道：癡心女子負心漢。」百般恥笑大爺。二姑娘說：「你看眾姐妹們都是手上戴的金鐲。人說我同你恩愛如山，我手上戴的是銅鐲頭。」孫小繼即刻別了二姑娘，到了外面想懸法，到了山西侉子店，駝了五六疋繭綉；又到各衣店，駝了衣服等件，到了當舖內，當出銀子，來到金珠店，換了金子，打了包金鐲一付，金戒指一付回來，仍到院中，交與二姑娘，又住了幾天。

光陰迅速，不覺到了五月底，要脫單了。二姑娘又往小繼說：「你看看別人到脫了單，穿的是紗褲子了，我還是布的哩！」

小繼沒奈何，到了成衣店內，做了一條銀紅兼絲褲子，又做一條玉色紗褲子，限晚就要做成，親自送到二姑娘處。

孫老爹那日無事，到公廨內，不見小繼，叫人各處找尋。

不知司房內公役，已是平日小繼曾囑過的：「我在二姑娘處，有人找尋我，你送個信來。」今公役先在茶館吃茶閒談，孫大理找尋小繼之話，不期被旁人一五一十聽得明白，即起壞意，商量：「飛速前去，擠孫小繼幾兩銀子用用。弄到銀子，你我大家均公，如何？」隨即這二人裡應外合，到了二姑娘處。適值小繼與二姑娘交歡之際，這二人進去，將房門推開，彼此二人赤身露體，不能起來。保兒見有二人進來，凶凶擁擁，知有蹊蹺，告訴媽媽。媽媽跟了二人，看見進房，聽見說：「官休私休？」媽兒旁邊解勸。小繼此刻並無主意，只願私休。小繼回言：「我身邊並無銀錢財物。」大家做好做歹的，相應寫一百兩空頭券，方肯干休。小繼無奈，只得寫下借券與他二人，明日交銀。二人望媽媽說：「我今將孫小繼交與你，千萬不可放他走了。若放他走了，明日沒銀，就同你要。」

不談小繼院內之事，再言孫老爹叫人找尋小繼不著，大怒回家。走至半路，有人談說：「如今孫小繼這個畜生，平空變了。如今迷戀煙花，終日都不到司房辦事，蕩費銀錢，週身是債。」那二人認不得孫老爹，這才是：路上說話，草裡有人。

老爹聽得此言，復到家中叫人找到院頭，找見了孫小繼說：「你家老爹大怒，此時打發我等前來找你，快快回去！」小繼此刻無可奈何，別了二姑娘回來。見了孫老爹，一一問他近日乾何勾當。小繼被逼無可奈何，只得將某日遇見某人，到院迷戀二姑娘等語，並言如今欠下各人銀錢。老爹一聽，氣衝牛鬥，奔至司房，同眾人商議。眾人力勸老爹：「趁早將他債戶請來，打折頭逐款歸還，將小繼當我眾人責他幾下，以戒下次要緊。」

老爹無奈，回不過眾人。

一夜已過，次日，叫小繼將各戶帳目開來，連那被擠一百金亦在內，只有香賬，賬開共計數百餘金。老爹擇日請了眾同事，代小繼還債。眾人把借券交與來人，來人一一交與老爹。

老爹開言：「諸位下次若要借與他，我姓孫的就同諸位在定遠打一場惡官司，那時非怪我無情！」濟濟眾人散去，老爹就同孫小繼到司房內，當著眾人打個十扁擔，從今以後，再不敢犯法了。眾人勸住，請老爹帶小繼回家。至此，小繼在家將有半月，足不出戶，悶悶不樂。

過了一天，小繼吃了飯自己踱到了院內。有人送信與二姑娘，二姑娘曉得，頃刻把頭髮打散了走了來，用些灰把臉上一泥，泥了乾淨；用生薑汁一辣，辣下眼淚來。將近小繼前來，嬌聲燕語說：「大爺，你好狠心！一去今已半月不來，我打發人請你數次，皆未見你面。想你又有別個情人，將我丟下了。我將終身靠著你，誰知你口不應心！數百金身價就如此作難？我已明白了：想我殘花敗柳，難以伴你。」此刻孫大爺見二姑娘如此言語，非我不盡心，奈無門路借貸，實在舍他不得。無奈，只得把有事羈身，所以不得前來，失他老大的時，百般賠小心不是，二人方才吃茶談心。他把那被打還債話都不提，殊不知二姑娘早已曉得。

此刻，小繼原說一走就回，奈二姑娘如此做作，心內又捨不得，只得勉強吩咐人辦酒。二人住了一宿，奈小繼此刻腰內沒有得銀子，外頭又借不動，勉強強強敷衍的住了幾天。保兒故意開言往二姑娘說：「如今孫大爺若要有銀子，多付幾兩與我；若沒有銀子，我媽兒做此生意，前門迎新，後門送舊，何能代你白養孤老？趁今日孫大爺在此，說個三長兩短，省得你每日茶飯不思，說他要娶你。如今我也不能耽著個思胎過日，若是孫大爺無銀代你贖身，趁今日說明，好讓我另尋主顧。」

此刻二姑娘亦不得話說，此乃不過煙花逐客之計，又曉得他老爹孫大理之名，罵又不怕，無計辭他，只得將此言語激他。若來贖身，又生別計。妓女從無真心從良。如此說法，個個從良，天下良人倒沒得妓女如此真心？妓女亦可豎貞節坊！此時孫小繼聽見保兒言語，心內火冒。媽兒說：「就是他家姐妹，也要錢方能與人家睡覺。」孫小繼聽見此言，隨即辭別二姑娘說：「改日再來看你，今日有點小事。」小繼恨恨在心，出了院門，從此再不進院門了，說：「娼婦保兒皆要銀錢，方能合意。我勸諸位少年子弟，切不可留戀煙花。我孫小繼從前手內有錢，媽兒以及姐兒百般要好，千般奉承；如今我手內空空，故將諸般言語，不盡人情傷我，豈不可慘！」他一直奔城外清風閣前來。未及到家，遇見了山西侂子、賣棉細的同他要銀子。他腰內並無銀子，回他改日，山西老爹不依。二人正在言語，不期東頭官府來了，彼此難聞。小繼乘空溜了回來。到得門口敲門，有小夥開門，孫小繼叫他把門拴上，直至堂屋中。姑娘叫了一聲：「哥哥，你前日當了我的，當早些還我，怕爹爹問我，如何回他？」

再言奶奶叫小夥送衣服與老爹去，此刻起了風了。不言小夥送衣服去，家內媽媽望奶奶說：「我家小夥，不知今日有些發熱，先生說防喜事。早，今日就來；如遲，明日來。」奶奶依允去了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